



唱給希望

最難得的變換 聯合出版社

不會

從修緣年少

到無悔的抉擇

結束的
愛



希代文叢
282

不曾結束的愛

雲希眉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發行

不曾結束的愛／雲希眉著．——第1
版．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民82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希代文叢；
282）
ISBN 957-544-404-3（平裝）

857.7

82001587

不曾結束的愛

作者：雲希眉
發行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徐肖男
執行主編：吳如惠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
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34467
中華民國82年4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蕭雄淋律師
李永然律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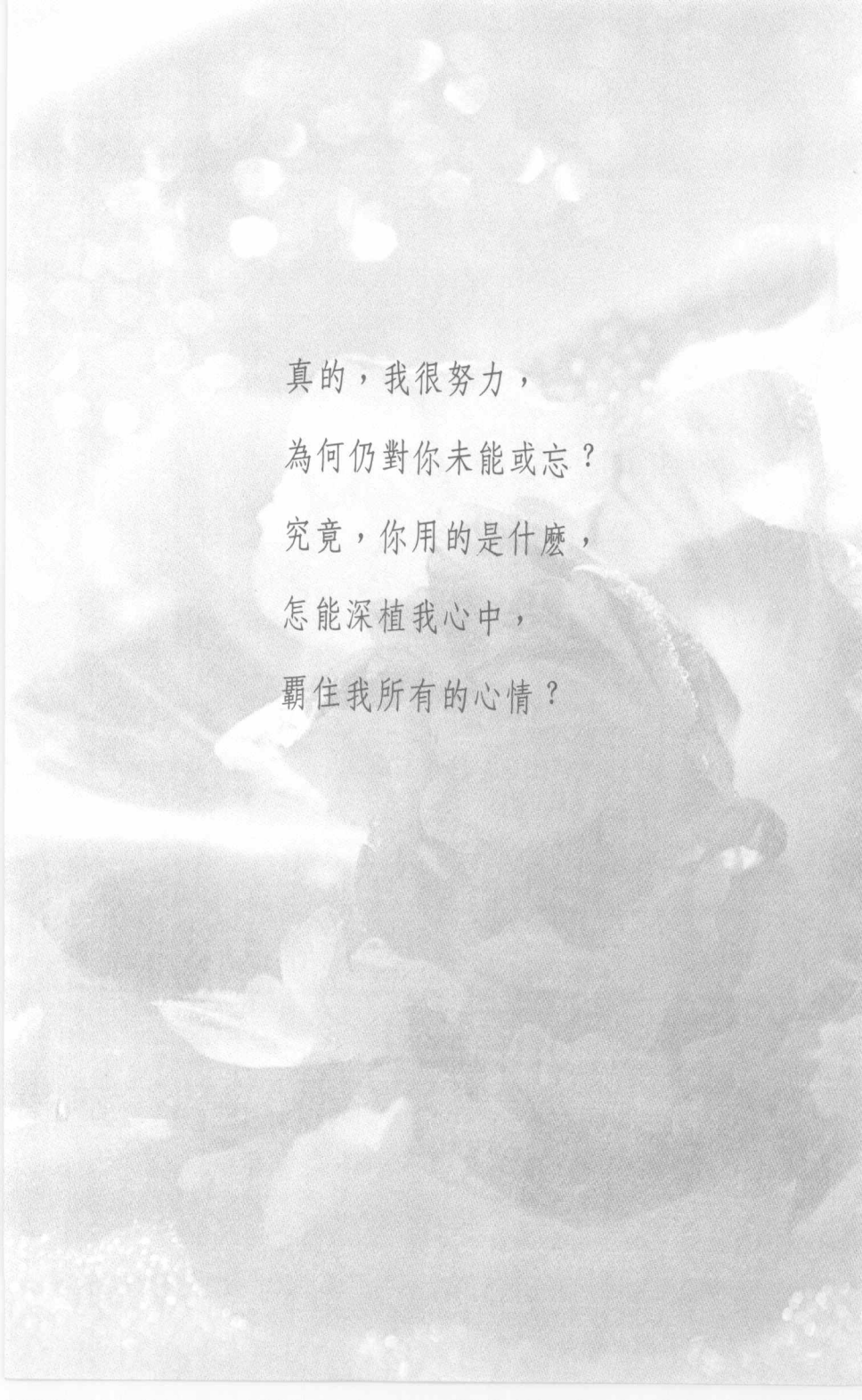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404-3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Printed in Taiwan



真的，我很努力，
為何仍對你未能或忘？
究竟，你用的是什麼，
怎能深植我心中，
霸住我所有的心情？

破鏡難重圓

雲希眉

人與人之間，也許因為言語不當，或先人為主的觀念，常會產生許多誤會。

誤會有大有小，也可大可小，小誤會可以因為彼此間的相互了解，而消弭於無形；如果處理不當，便會因為間隙日深，逐漸變成大誤會，再想補救也許就來不及了。

伴隨誤會而來的，往往是人生中無法彌補的遺憾。書中的女主角李鴻，因為對父親的誤會與不諒解，造成她偏差的心理而離開家鄉，差一點錯過人生中最可貴的親情與愛情，她所

付出的代價，是十年的青春與心靈上的空虛無依。誤會可以冰釋，歲月卻不會倒流。

破鏡重圓這句話，常讓我有很深的感慨。破鏡真的可以重圓嗎？破鏡想要重圓，唯有將碎片一片片的重組黏合，那需要很有心才做得到；然而就算可以黏合成一面完整的鏡子，滿佈在鏡面上的裂痕也無法消除吧？

人間有多少的親情因誤會而難圓，多少的愛情因誤會而破碎，為什麼我們還要讓誤會發生呢？有了誤會為什麼不及時想辦法解決？是拉不下面子？放不下身段？還是拋不開那作祟的自尊？

想想那破鏡吧！鏡面上的裂痕就是心裏的遺憾。

不・曾・結・束・的
愛



李鴻回來了。

當楊清風騎著他那部破野狼，到村口那家唯一僅有的商店買煙的時候，老闆娘阿桂嫂這麼告訴他：

「清風啊！我剛才看見小鴻回來了哦！」

「妳看錯了吧！」他漠然的回應道，接過那包長壽煙，拆開後拿出一根點上火。

阿桂嫂肯定的道：「怎麼會看錯？她開了一部紅色的轎車，進村的時候，還向我招手哩！」

阿桂嫂的商店位在村子口，每一個在村裏出入的人，全看她的眼裏，她的消息最靈通。

應該是不會錯了，難道李鴻真的回來了？他的眼底藏著一抹痛楚，猛吸了幾口煙，跨上那部未熄火的破野狼，風馳電掣的騎過村子，回到山上的工寮，彷彿怕和李鴻碰面一般。

中部山區的深秋滿眼蕭索，楊清風走進他那間用鐵皮和木板搭蓋的工寮，寮裏只有一張單人床和堆滿亂七八糟物品的四方桌，再簡陋不過。

他在床沿坐了下來，眉頭打結的摸出上衣口袋裏的長壽煙，拿著打火機的手洩漏了他心裏的激動。

在顫動的火花中點燃了香煙，他就像一個犯了嚴重煙癮的人，拚命的吸著煙，煙頭的火焰紅赤赤，從他鼻孔冒出來的兩道煙霧又濃又急，一不小心，就嗆咳了起來。

他咳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漲紅了臉，連眼睛都冒出淚水，久久才逐漸平息下來。

她爲什麼突然回來？

她爲什麼要回來？

都十年了，她還回來做什麼？

他的腦海裏不由自主的浮現她十年前的容顏，往事歷歷在目，感覺還是那麼清晰，絲毫不因漫長歲月而淡化，他不得不痛苦的倒在床上，緊緊的閉著眼睛。

她到底回來做什麼呢？

他以爲他的心已經死了，想不到還會因爲她而痛苦，他寧可希望自己毫無感覺、無愛、也無恨，就像過去那十年一樣麻木。

他對她的記憶完全停留在十年前，那時候她正在讀高中，清純的模樣就像一朵泛著朝露的水蓮，齊耳的頭髮又柔又細，卻是紅棕色的，說是曬多了太陽，他總暱稱她爲黃毛丫頭。

黃毛丫頭，那個曾經佔據他的心扉、狂得像一匹野馬、甜得像黑莓的女孩，如今變成什麼模樣？可還記得他們共有的那一段情？

李鴻、李鴻、李鴻，他痛苦的在心裏呼喊著她的名字，怎麼也無法消除盤據心頭的疑

慮。

「妳爲什麼要回來呢？」他喃喃的自問。

◎

◎

◎

李鴻把車直接開進院埕，還沒下車，屋裏便跑出兩個小男生來。

「妳是誰？」較大的孩子充滿好奇的問。

兩個小孩聚在車門邊，張著烏黑的眼睛友善的望著她，一高一矮，大的應該十歲，小的大概只有七、八歲，全都理著小平頭，皮膚曬得一樣黑。

「你是誰？」她學著他的話語反問，只是語氣有些淡漠。

「我叫李鵬程，他是我弟弟，叫李鳴昇。」孩子天真的答道，稚氣的臉上堆滿笑容。

「我叫李鴻。」她依舊坐在車上，沒有下來的意思。

「怎麼妳也姓李？」仍然是李鵬程在發問，他的弟弟只是傻氣的跟在他身邊，看來十分

內向。

陳美芬從廚房裏走出來，看見李鴻，愣了半晌，才訥訥的招呼道：

「怎麼不進來？」

李鴻面無表情的打開車門，兩個孩子退後了幾步，仍舊站在那裏打量她。

「小鵬，小鳴，還不叫姊姊。」陳美芬極力裝出熱絡的態度。

「姊姊。」兩個孩子聽話的齊聲叫道。

李鴻點點頭，站在院塋上巡視她闊別已久的家園。

家，並沒有改變多少，兩層樓的樸實建築，外表貼的是最老舊的小長方形米色瓷磚，寬大的庭院如果在台北市是一種奢侈。院中種著兩棵乘涼的大樹，她只知道其中的一棵是榕樹，另外在圍牆邊還有一株玉蘭；最教她難忘的，是那道由夜來香植成的圍牆，約有半人高，修剪得平平整整。那曾經是她的工作，在她離開的這十年裏，每每在她夢裏飄香，令她醒來後，分不清身在哪裏。

「我去煮飯，妳父親很快就回來了。」陳美芬有著些許不自在的說道，留下她和兩個孩子，匆匆的走回廚房。

「爲什麼妳是我們的姊姊？」小鵬無法了解的問。

「我不像姊姊嗎？」她又用淡漠的語氣反問，只是多了一抹嘲諷。

然而，一個十歲的孩子，怎能察覺這些？也許天生的血緣關係，使他一見面就喜歡這個素未謀面的漂亮小姐，也毫不保留的表現出內心的好感，他歡喜而又傻氣的答道：

「我只是覺得妳比較像阿姨。」

他們的年齡整整相差了二十歲，如果不是同父所生，自然該是阿姨級的人物。她撇著嘴角在心裏想著，一面朝屋裏走去。

兩層的樓房一進門是祖先牌位和神明桌案，一套大理石木質坐椅，電視擺在八仙桌旁的一個鐵架上，構成簡單的客廳擺設。牆上的老鐘仍和往昔一樣，發出單調的滴答聲，以鐘擺趕走時間，她有二十年的歲月是在這裏度過。

客廳的左右各有一個房間，後面是樓梯和廚房、飯廳、浴室，樓上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兼做書房的起居室，一切熟悉如故。

她打開左邊房間的房門，總算還感到些許安慰的是房裏並沒有任何改變，而且和十年前

她離開的時候一樣清潔。她母親嫁給她父親時候的嫁妝全在這房裏，一個衣櫃、一個妝枱，一台可播唱片的收音機，和一架老式的腳踏裁縫機，就像一張舊照片呈現在她的眼前。

她沉浸在往昔的回憶裏，帶著無限依戀的神情，伸手觸摸那些家具。

站在妝枱前整理儀容的母親、打開衣櫃翻找布料的母親、坐在裁縫機前埋首衣堆的母親，一一在她腦海重現，彷彿還能清楚的聽見踩動裁縫機的軋軋聲，和她纏著母親要新衣服穿的情景。

她的眼眶不由自主的蓄滿了淚水，趕忙從皮包裏翻找出面紙來擦拭。

她檢視著自己的雙手，並沒有沾上多少灰塵，可見有人在定時打掃。是她的父親？還是陳美芬？她寧可希望是前者，至少表示他長久以來的愧疚。

她看了一直站在房門口的小鵬和小鳴一眼，沒打算搭理他們，小鵬卻又熱絡的開口道：「這個房間從來沒有人住過，有一次，我外公、外婆和舅舅來，我媽要用這個房間給他們住，還和我爸吵了一架。」

你爸不是我爸？李鴻有趣的想著，看著那兩個和她有一半相同血統的弟弟，一下子竟冷

漠不起來。

「後來有沒有住這裏？」她暗自期望答案是否定的。

小鵬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李鴻不自覺的鬆了一口氣。

「我媽哭著罵我爸，說他從來都沒有愛過她。住不住這個房間和愛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小鵬聳著肩，莫名其妙的對她陳述這件事，似乎想從她這裏得到一個答案。

不過他也並不很認真的想知道些什麼，好像只是爲了接近她，而胡亂找些話來說一樣，見她沒有回答，便又換另一個話題：

「妳從哪裏來的？」

「台北。」她在裁縫機前、母親慣坐的那張沒有靠背的椅子坐下來，打開兩側的小抽屜，檢視母親生前的遺物。

「妳在台北做什麼？」小鵬對她似乎有著無限好奇，一旁安靜的小鳴也正用同樣好奇的眼神望著她。